

猫可以 作证

苏更生
作品

分别是..
从此就一个人站在茫茫人群中，
一个人站在世界上。
我的每句话，
每件事，
都不能再说给你听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苏更生
作品

猫可以 作证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可以作证/苏更生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5302-1529-6

I.①猫… II.①苏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0287号

猫可以作证

MAO KEYI ZUOZHENG

苏更生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盛通(廊坊)出版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20千字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978-7-5302-1529-6

定价:35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序·天亮说晚安

大概在四年前，似乎是看了一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的文章，里面提到他的妈妈，一位单身母亲，在照顾孩子的同时，每天清晨还起床学习法律，非常刻苦，最后获得了成功。当时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就想：唔，我也要成功。至于怎么成功我不知道，起码应该努力一些吧。写小说是我长久埋在心里的欲望，但从没下笔过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决定写作，成为作家。几天之后，就写成了我的第一篇小说《到美国去》，这是个盘旋在脑海中多年的故事，它已成熟，在这个恰好的时刻里，被我写了出来，当时我感觉很棒，以为要通往成功的大道。

呵呵，我错了。
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失眠。不管多努力想要睡

觉，但就是睡不着，意识清醒得让人沮丧。我想过各种办法入睡：喝热牛奶，闻薰衣草，吃安眠药。安眠药的效果是最好的，但让人害怕的是我刚吃一颗的那段日子能睡得很好，往后药效渐消，需要两颗，再需要三颗，过多的药物让我在第二天变得昏沉，反应很慢，记不起来很多事。于是我就放弃了，接受失眠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，不再抗拒，任由它在夜晚来临。

回想这几年失眠和写作的日子，我搬过几次家，从城北到城东，再到城西，我有了第一只猫，又有了第二只猫。那么多失眠的晚上，我应该有很多想说的，但认真想起来不过也就是深夜走动的身影。

大部分时候我看书，写的时候很少。失眠只能看小说，各式各样的小说。拧开落地灯，让光晕洒在书页上，读上几个故事。我现在不记得失眠时读过哪些小说，只能模糊地想起自己读书的样子：低头盘脚窝在沙发里，昏黄的灯光落在身上，在字里行间等待睡眠。

我租过几处房子，那些老旧房屋的厨房让我喜欢。在失眠的时候，我在这些厨房里给自己做吃的，有时只是胡乱将剩饭剩菜一炒，摊上鸡蛋做蛋包饭；有时异常认真，从冰箱

里拿出青菜，解冻肉类，备好葱姜，炒好几个菜，米饭在电饭煲里蒸熟，一粒一粒，细长而饱满。

我向来不爱做饭，觉得麻烦，外卖如此发达，就是为了拯救不善做家务的人。我属于那种喜欢被拯救的人，于是心安理得地让厨房空着。可在失眠的时候，我好像执意于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做顿饭——择菜、洗菜、淘米、滤水、上锅、放油、起盘。

好像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缓慢的庄严，让我在深夜可以只为了自己而生活。至于写作，我未能养成每天都写的习惯，这四年里写得很慢，在一个故事冒头的瞬间，小心翼翼地让它在心里盘旋数日，最后一口气把它们打在电脑里。

当然了，我还要工作，我是一名记者，反正这种职业盛产夜猫子。白天则是恍惚又仓促。那时我只能在清晨六点，太阳初升的时刻陷入浅睡，三个小时后又被闹钟叫醒赶去工作。少睡似乎并不疲惫，只是让人觉得恍惚，周遭的人和事都离自己很远。为了让自己不显怪异，我会喝咖啡，很多咖啡，在同事讲笑话时第一个笑出来，在陈述自己的工作时井井有条。

虽然缺少睡眠，可是我从未在办公室里打过半刻盹。大

多时候我都神采奕奕，甚至不能安静坐在工位里，而是要站起来走动，和同事们说话、谈笑、讨论工作。直到无话可说时，我才会离开一会，到楼梯间里抽烟。有很多办公楼只有楼道可以吸烟，那里甚至摆放了盛着水的垃圾桶，供憋闷不已的上班族熄灭烟头。

我似乎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维持一个职业的、热情的、开朗的人格，可是又得让这种人格在写作时走远些，变成一个固执、冷静和严格的人。

上一个人格随时准备说“好的，没问题”“请稍等，我马上处理”，可下一个人格不如此利落地说话，陷入模棱两可的舒适，“随便呐”“无所谓”。为了迅速地进入这种写作状态，我总是在写小说时反复地听一首歌，让自己从工作里脱离出来，融进写作模式。

回到家里，所谓的家是租来的房子，这几年回到不同的家里，两只小猫就绕在脚边喵喵叫，用头蹭我的小腿。给它们换水、喂食、清理猫砂盆，做完就能安心地等待失眠来临，以及能在电脑上打出几行字。深夜将至的那几个小时，我会看电影，或是在网上和朋友聊聊天，失语般地社交。于是深夜来了，失眠也来了，更多的时候是写不出来，或者对某个开了头

的故事并不满意。起先那些日子我很焦虑，觉得缺少睡觉会让人变蠢、变老、变丑，于是固执地抱住枕头想要沉入梦乡，可越想睡就越睡不着。失眠像是诅咒，这些年我盯着不同的天花板，在不同的床上失眠。我也尝试过数羊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数的羊都温驯有序地跳过栏杆，而我的羊却乱七八糟，有时它们不肯跳，有时又一气蹦过来，让我来不及数清，甚至有只胖羊卡在栏杆上咩咩向我求救——这都是些什么呀？

现在我安然接受失眠，还辞了职。白天有大把时间可以睡觉，于是深夜里不再强迫自己入睡，睡不着就醒着：看书、做饭，抱抱猫。那只闹钟终于不再叫了。当时租的房子楼下有一条街道，路旁有几间小吃店。这条马路正在翻修，工人们夜晚开工，用钻孔机把水泥路面钻出无数个小孔，再把路面剖开，重新铺上管道。

天光伊始，他们便收工到路边的小店里吃上一顿早饭。有时我也去，在清晨时下楼吃早饭，最常吃的是豆浆油条。我这人琐碎，喜欢刚从热锅里炸出来的油条，一口咬下外表微焦又蓬松的油条，觉得很好。于是两根油条要分两次点，不然第二根油条隔会儿就变硬，不再松脆。

这间早餐铺子是四川人开的，老板娘带着男人和侄女，

男人炸油条，侄女端盘子。有时侄女懒，也坐着吃早饭，不动弹。大概开铺是件辛苦的事，凌晨三点就要起床筹备，几小时劳作后才能备好食材等客上门。老板娘看侄女偷懒时就说：“你别给我吃个十分钟，快点动起来。”

侄女软塌塌的，站起身来随便转悠，其实也没活可干，就说：“今天的小菜不够。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见小菜不够，每天都是做这么多。”小菜是免费送给喝粥的食客，每天做上两大盆，任人自取。

“我两只眼睛看的不够。”

两人亲昵地吵嘴，说出的四川话在这个时刻清脆动人。像是回到小时候，清晨的菜市场里，大人们买菜、过早，任何时候都大声且热烈地用方言问好。我和那些工作了整晚的工人沉默地享用早饭。店内摆成数张长方形的桌子，可是我们都朝着门口那面坐下，没有人聚在一桌，没有人说话。我们都看着玻璃门外苏醒的街道，不时有车在宽阔的马路上清晰地开过去。

豆浆快要喝完的时候，碗底有还未融化的白砂糖。老板

娘每次问我甜豆浆吗，我说少糖，她还是舀上满满一勺。喝到见底时，砂糖就露出来。我嫌腻，就剩在那，最后半根油条也不想再吃，感觉一切都可以任性。

我带着沉甸甸又温暖的胃走回家，北京的夏天不热，清晨更是凉爽，清新的风吹在身上，旋在闪亮的、嫩绿的树叶间，还有鸟声啁啾，有一种鸟固执地叫着“咕咕、咕咕”，不知道是不是鸽子，反正它们都不见踪影。我走进电梯，回家，猫还是绕在脚边，又趴过来闻闻我的嘴，检查我吃过什么。

有时候我像是等待着上帝给个回应，他确实会给我回应，这书中的故事，是在失眠时聆听他的声音。如果我听到了，我就不放过。回过头来看，我并没有成功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成功是什么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些故事，虽然有些并不成熟，但是它们是我在失眠时的所得，只属于我，不再被任何人拥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一直如此，在失眠中与自己交谈，把记忆深处的故事挖出来，落在纸面，成为我生活过的痕迹。我是如此执着，以至于不再抗拒失眠，可是睡意总会来到，仿佛昔日走丢的睡眠全部回来了。于是我上床，躺进清香的被子里，立刻沉沉睡去。

因为我知道，时光流逝，我并非一无所得，这使我心安。

本书出版，感谢我的编辑王二若雅、徐新芳，感谢我的朋友吴久久、王陈晔、金丹华、周凌峰、郭佳杰、金子棋、彭剑斌和袁复生，他们是我的第一批读者，总会及时给我鼓励和指导。最重要的是，谢谢我先生师北宸，他的耐心与温和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幸运的事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01	· 序 · 天 亮 说 晚 安
001	· 荒 芜 里 电 影 院
059	· 白 果
073	· 下 雨 的 时 候 就 回 家
099	· 猫 可 以 作 证
115	· 凶 宅
129	· 忍 冬
145	· 我 永 远 爱 你
159	· 爱 情 故 事
171	· 我 认 识 的 三 个 Sandy 张
183	· 上 帝 来 过
195	· 冬 日 拾 荒
205	· 裸 体 火 车
231	· 到 美 国 去

、 荒 芜 里
电 影 院

N O . 0 1

我在想，如果那笔钱没有丢，是不是我们就不会住在电影院里？

那是很多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，我爸爸妈妈骑单车从乡下去镇上买户口。爸爸告诉我，那晚上很普通，他们摸黑骑在土道上。那路实在很长，他们可能骑了两个小时，妈妈说：“我们去路边池塘喝口水吧。”

他们停下车，钱就挂在车把上。等他们返回来时，自行车仍停在那，车把在月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，可是挂钱的袋子不见了。他们慌了神，池塘就在路边，不过十米，只是背过身蹲下捧了把水。我父母又回到池塘边找，希望是自己记错了。晚上很安静，他们没有听到有人经过的脚步声，但钱确实不见了。

那时候我刚好十二岁。为了让我上好中学，父母决定搬去镇里，也为我买个城镇户口，总比在乡下强，剩下的钱，他们想在镇上买房子。那时我妈妈正怀着弟弟，她希望他可以不再出生于乡下。

可是买户口和房子的愿望在丢钱的那晚通通破碎，于是我们全家搬进了电影院。

1

那是镇上唯一的电影院，1992年，每座小镇上都有一家电影院，它不只是放电影，有活动的时候是舞台，也是镇上的文化中心。这个叫做荒芜里的地方很小，主要的两条街道横竖交叉，房子四面分开，建在路边，便是城镇。电影院就在一条街旁，水泥砌成的二层小楼，因为窗户少，楼梯的墙面全镂空，用砖砌出花纹，阳光投进去时，楼梯上就有了斑驳的光。可是我去的时候，这座电影院已过了辉煌的年代，水泥坚定的色泽蒙上了一层灰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变成了深灰色，看起来很脏很破，但对我来说，它是个有魔力的地方，是光影的流淌之地。我爸爸在电影院上班，画海报卖票查票，什么都做。那时电影院已经没什么人来了，另一条路上的录像厅才火爆，当时还没CD，只有录像带，连出租录影带的店铺都是后来的事。那时，看录像只能去录像厅，镇上的男人全挤在那。录像厅在二楼，楼下是游戏室，还能打台球。那些年轻的男人光着上身，穿着过时的喇叭裤，小镇的流行总是比大城市慢了十拍，他们还以为细管喇叭裤正流行着呢。男人们要么打台球，要么看录像，可以消磨整天。到了放学的时候，一群男孩站在游戏机前面，一直打到晚上，生意十分好。那时录像厅什么都放，也有黄片，放映室里从早到晚挤满人，里头烟味呛鼻，但没人不在乎，只想一睹春光。

相比之下，电影院的生意就差了。爸爸说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几年前电影院放电影，全镇的人都来。片子开播，还有一半的人站在院子里嚷嚷着要进来。他只好拿根铁棍顶在门背上。电影院只有徐伯和我爸两人，徐伯负责放电影，其余的都是爸爸的工作。丢钱的那个晚上，爸爸说：“我们先搬到电影院里。”妈妈没说话。

他们都在担心同一个问题。

电影院闹鬼的事曾一度在镇上传得沸沸扬扬。有天电影散场，爸爸关上门回家，没注意里面还有个人。他看电影时睡着了，直到散场也没醒。第二天爸爸去开门，他像疯了一样冲出来。电影院里有几间空房间，但徐伯的家就在镇上，从来不住。只有爸爸偶尔画海报太晚，才会在此留夜。大多数时候，爸爸都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回家。那天晚上，他也回家了。后来那人说，他醒来时人都走光了，门也锁死，他只能在椅子上躺一个晚上。

半夜，他突然醒了，觉得有点冷。当时灯全关了，只有月光透进来。突然他看到有人飘在空中。他起先纳闷这是什么，转念才意识到是鬼，吓得跳起来跑到门边。那人大喊大叫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穿着白衣的鬼一直飘来飘去，像是在